

较早显露的部分

波草虫

2026 年 8 月 22 日

目录

前言	1
白头	3
途经	4
街道口	5
刺客	6
拇指	8
朝天椒	9
璀璨辞	10
珠江辞	11

不必	12
折痕	13
命运	14
两个人或者一个人的荒废	15
蜗牛触角	16
风	17
洗剪吹好黑	18
助桥为乐	19
固执	21
淋浴时，我们看一只蚊子	22

椅子的自白	23
平庸者	25
合理的痕	27
冬季里的绕道而行	28
飞向月球的被子	30
木棉花的愿望	33
钟	34
晒	35
二楼	36
抽查	37

一部分	38
巡视蝇	40
饥饿	41
茅草丛	42
训练有素	43
水果的名字	44
家里有什么变化	46
一团泥巴，走进高铁	48
麻将房外的石榴树	49
去南村万博打麻将	50

不说	51
居住	52
不认识的石头	53
仓促	55
手机的告辞	56
广州四号线末班车几点	57
皮划艇与游客	58
贪得无厌	59
丢失的书	60
阳光的演奏	61

臆歪	62
猎手	63
理发店的一次较量	65
羞涩	66
特产	67
临时的鸟	68
芭蕉园	69
捉烟	70
后记	71

前言

两年前开始，我不写诗，也不读诗。

原因的话，一是写着写着屡觉重复，二是自认为文字不如声音、画面、视频那样真实。

现在，我已跨过三十岁这条线，对“真实性”又有了较为不同的看法。这看法并不多么高妙，简而言之：

“不真实，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感受的一部分”。

文字（尤其是放弃了时效性的短文字）较早地显露出了“这部分”，其它媒介则有更多的方式藏起“这部分”以减少不安。

我从我写的诗里，取五十多首，算作练笔结果。将它们按大致时间排序，形成了这个文件。

说是练笔，其实每首都是用手机写的。我

有时会摔坏手机，所以写了《手机的告辞》。有些诗中有地名，比如《街道口》是在武汉念书时，《珠江辞》是 2020 年来广州工作后，《广州四号线末班车几点》是在 2022 年辞职后。

我把“菠萝蜜”这个水果名切半，取“波草虫”作为笔名。我喜欢这个笔名，有水、有植物、有动物。

2026 年 8 月 22 日

白头

冬天，阳光冰冷
让人想起——二月的河流
多么遥远

弯腰的芦苇
纷纷白头
害怕季节的声音

昨天，只看了一眼浮云
它就掉进水里
流过我们的根

途经

早晨的米

途经一碗粥

它们是否来自于同一株稻子

这并不重要

两块五的数字

曾途经阿拉伯

它们沾染又抖落了多少风沙

这并不重要

早餐过后，骑着单车

正途经人类的我

紧紧怀抱植茎一束

直到想起来你的名字

街道口

黎明的街道
在武汉走一盏灯的时间
看见景象和鸟
飞行着聊天

如果云的颜色正常
脑袋里住着十一点下班的姑娘
如果倾盆大雨
要提前买好西红柿和镜框

这街道上没有一把伞
不用拿今天遮住昨天
裸体的作家把黑色涂在雨滴上
让黑色走一滴雨的时间

刺客

很久不见，枫叶翩翩你容颜乖巧
这个季节如约来到
我遇见黄昏里吹煤炉的陌生人
双眼红肿沉默着一言不发
从烟囱中爬出来魔术师，向我问路
代替炊烟升腾的是张张扑克牌
心像一个小拳头，不敢摸云彩
害怕丢失所有故事
可天空居然浮动起颜色
时间的藤蔓也过于柔媚，缠住手指
用汁液浇灌心跳
来来往往你依然礼貌
我在等一场半夜的雪
却只能凌晨起床，看你
期待而惊叹，总是不安

总陷入深深幻想，想给你戴上围巾
把我的藤蔓送给你，介绍我的天空和朋友
领养几只乌龟，去收集古老鳞片
牵手和拥抱都很清澈，就不害怕
这翩翩枫叶上站着时间的刺客

拇指

坐公交
到一二里之外的学校去
那时你衣裳干净

你拇指的疤痕很美
像极细的月亮
许多次，用你的天空碰我

朝天椒

煮好水，晒好药
扶堂哥回来，治摔坏的胳膊
一路上阳光都是痛的

打架，阻拦推土机，坐牢
邻阿伯几个月后回来了
种许多青翠且大个的朝天椒

璀璨辞

记忆纷纷，像河边烟花
璀璨原是
将火束缚得恰到好处

珠江辞

一月到十月我在工作，十一月听你说话

在地铁站，你说马王堆，多么遥远的故事

珠江不停地消失，美丽地流一辈子

不必

不必想你

如同车辙
想念一辆车

或如飞鸟
想一个猎人身上的烟味

那种危险
只属于青涩的心弦

折痕

门前的棕榈树
在地上折光

风来折折风
雨来折折雨

若无人惦念
诸多细密的果实
是它在折自己的样子

命运

阳光充足的下午
我们坐在门前
这样谈过去的事情
犹如两只风筝
凝望彼此水中的影子

两个人或者一个人的荒废

六月到九月，我们看雨
在一个湿淋淋的小旅馆

看鱼、看矮山上
长尾或短尾的鸟

你说，明天要扎头发
秋天了，你要备考

我却无所事事
现在也如此

蜗牛触角

你说明天生日，想远行
就约海边小旅馆
戴柿红色帽子的是你
放行李箱、脱鞋子
一起走去阳台
整间房子多低矮，仿佛蜗牛的壳
我们点了两瓶啤酒、一只蛋糕
这是初次见面，你说
不到半小时不许拥抱
晚风如此剧烈，我们站着
像两只孤独的触角

风

风中的陶瓷泪
请别悄悄破碎

风中的人
草籽上安放一个母亲

风里牵你的手
风里梳你的头
一月二月三四五月
六月七月八九十月

洗剪吹好黑

说了很多次
我是烟花
很深很深的烟花

三号线转二号线
坐地铁
很长很长的地铁

终于选了块
漂亮的镜子
看自己如何燃放

可这家店次次
将我的引信剪短

助桥为乐

小镇的河

晴天是直的，雨天是弯的

镇上的桥

喜欢打瞌睡，不讲卫生

桥一觉醒来，低头看见

自己六条腿

都站在陆地上

我们打着伞

仔细地拔桥腿间的虱草

逐个砖块挠痒痒

直到它满意

直到它重新寻找河

水对面是学校

我们常因为迟到，满手湿淋淋的绿草
在操场罚站

固执

你在房间里饮水
目光看墙
墙上毛巾湿漉漉的

听说隔壁房客
吃了长霉的花生
唇乌着，中毒身亡

将老花盆、旧键盘都扔了
却扔不掉
他在隔壁剥壳的声音

淋浴时，我们看一只蚊子

这只飞蚊
前世是一只恐龙
它寻找着
曾经庞大的遗迹

它将我们撒在后院的种子
当成了陨石，悲凄地环绕
交流英雄迟暮的命运

这是三月，不是安葬的季节
昨晚你说，我是你的应许之躯
要死在我身上

椅子的自白

对于阳台上的我
风只是
没有岸的河流

对于你的目光
我只是
一把好用的椅子

那样羞怯地落座
使我感到温暖

想起我曾是种子
葬身鸟腹
想起我曾是木头

抱着一窝脏兮兮的羽毛

平庸者

我的确是一个平庸者
从耳朵、到手掌
在街上，或者在床上

如果，我是说万一
我听到车辆失速
或者刮开正确的彩票

那我当如烟花般结束
或者拥有一个孩子

这些都没有发生
我在煮一棵芹菜，等你回来
像昨晚那样爱我

从耳朵，到指尖

合理的痕

如果生长，伴随刑罚
春天，是一座监狱
你让我，找镣铐最粗、鞭声最烈的山

枝上，露珠囚禁住
日渐丰满的月
数明媚的花，如清点犯人

你说浑身顺顺当当，平安长大
美好得，像一种意外
要留下合理的痕

冬季里的绕道而行

空罐里装——

几只黧黑的蜂窝煤

用爷爷的旧烟筒吹燃

我和弟弟，一人提一笼

这种暖和的炉子

走上满覆白雪的茶山路

树枝上，有稀疏的鸟爪印

伸手摇动，便簌簌地落雪

路边偶尔，静卧着闭眼的蛇

像一团老去的麻花绳索

我们远远地绕开

弟弟怕蛇，我怕停滞的生命
在孤独浩大的雪里，甚至连声咳嗽也没有
将自己束缚在那里

飞向月球的被子

一

月亮在水里

尖尖的，七个女人将麦子扶正

二

月球背面，养着三十匹马

我提了尼龙袋

骑马去橘子坡

三

有时挑蓝色的马，摘些蓝橘子

有时是紫色、粉红、浅褐

四

直到尼龙袋，不堪颜色的重负
袋口装进去，袋底溜出来
橘子在月亮上漂浮

五
醒来看到
我将被子当成袋子
使劲地提
原来睡着时
我提着那么多个自己

六
想起妈妈的嘀咕：
“白天到处跑，晚上睡觉，盖头不盖脚”
幼时我应是她

散落满屋的橘子

七

今晚风敲门时

脚趾在做十个不同的梦

木棉花的愿望

在人烟寂寥的巷子
木棉花等待碰瓷

碰碰我的手掌
我只有粗糙的触觉

碰碰摩托车轮
它只有劳碌的命运

请落去尾箱
那里有她的两双袜子
一只久未燃放的孔明灯

钟

寺庙的钟
如悬挂的果实

它胀破了
圆形伤疤对着大地

我好几次
去击落这空中的成熟

只尝到撞击后
它流出的寂静

晒

站在门口，阳光下
父亲正洗生蚝
刷干净，逐个割肉

屋前的柏油马路
中午车迹稀少

一切照旧
像多年前、输光玻璃球
我带着，晒短了的影子回家

二楼

沿街卖花，来世就会
拥有许多爱情吗？

枝条、花苞、清水、塑料瓶
将这偶然的家庭，放在窗边

开或者不开
你说都不会有结果

抱你去二楼
我们是逆流的溪水

抽查

约看雨水
去街边，踩来踩去

二十分钟后
我们躺到床上

窗外许多建筑
只露出它们的脖子

你用浴巾盖住手指
考我每个指甲的颜色

一部分

年少时，我渴望俗世又热爱灵魂
痴迷于你身上的一二三

你喜欢蛙声
可它鼓胀的眼睛，滑溜的肚皮
使你大惊失色

我们照料萤火虫
几天后，又共同哀叹
它在瓶中奄奄一息

那日沿着河边，久久地散步
偶有流星，而我们

只是感叹：距离是美的一部分

不说一个愿望，手指轻触又闪开
沉默是暧昧的一部分

巡视蝇

纸静静的，它总如此
一座没有灯火的宫殿

漆黑的字，是刚吹熄的灯笼
里头放几束扎得纤细的头发

小旅馆中坐了很久
火车鸣笛声——远远近近

苍蝇飞到我身上，直到我拍它
站在纸身上，像一个提灯笼的粗笨侍卫

饥饿

上楼的你
使我觉得饥饿

等楼梯
吃完了你的脚步声

我听到门
在嚼一枚钥匙

茅草丛

幼时，我满山地
追野稚鸟

它绕过树干，拖着——
亮丽的长尾巴，落进茅草丛
消失不见！

黄昏渐深，我觉得肩冷
边哆嗦边下山

二十年后，某个女人的眼泪，使我想起那
只鸟
乱糟糟的草丛，仿佛仍触手可及

训练有素

母亲在对岸看溪水
草丛里，白鹭正产蛋

父亲卖西瓜回来
洗了手、洗了脸

今天的阳光真好，母亲
黄昏时，附近在唱花鼓戏
我在教一堆土豆飞行

水果的名字

七月的乌云青中带紫，我们吃面时
看看窗外、看看鱼缸，店主人在剥蒜

粗手大脚的哑巴
咿呀着难懂的音调

他朝盛面的碗，竖起大拇指
又指指我们，比了个爱心

店主说，哑巴在隔壁开水果店
她的妻子一年前不见了

那天，我们选好西瓜、枇杷、荸荠

放入塑料袋后，雨已经使这座城市变矮

一路上，你摸摸我，又摸摸水果，
将它们在你家乡的名字，放进我的耳朵

家里有什么变化

父亲去邻村刷墙，叫我打下手
那里离河近，钓鱼方便，但和我毫无关系

女主人操着外地口音：
“屋角的紫皮甘蔗，现在要削了它”

它浑身是糖，住满了坚硬的水
砍成洁白的六根，分给她自己，和刷墙的
我们

几只鸭子，对着地上的甘蔗渣，大叫了会
儿

就摇摆起身子，去河里啄水

那是多么漫长又寂寥的下午，我尚未等到
通知书

日子像许多块细小、清洁的豆腐
我们沉迷于手上的活计，她时常对着不同的
衣裙发呆

她老公打电话回来，问家里有什么变化
她说：房子正逐渐变得平整

一团泥巴，走进高铁

一团泥巴，走进高铁
车厢空荡荡地含住它
它饥饿得流泪

“砰砰砰”——

泥舌十分粗硕，舔击着我额头
泥浆流满脸庞时
担心你梦见我的狼狈

直到车厢喇叭响起：

“旅客请注意，万物归途中
禁止一个乘客吃另一个乘客，
也不许一个人思念另一个人”

麻将房外的石榴树

石榴花的丰腴
应胜过昨日

应绰约、柔软
一如你的语调

你念叨着
说今晚三缺一

很多次，房间搓得哗哗响
顺着你的手臂，看向窗外
古老的枝条，亦在空中摩挲

去南村万博打麻将

地铁里，小孩抱着滑板
像抱着一片大大的叶子

从赤岗进站，看到两个吹唢呐的人
在南村万博出站，看到一个拉二胡的人

大多数时，我什么也不缺少
不需要空地，或陌生人的硬币

而麻将桌，
使我不停地缺少红中

不说

我们不说爱

像阴雨天时

不说牛的名字、鸡的名字

只用它们能发出的声音，唤回它们

“哞——”，“咯咯——”

居住

立秋几场雨后，旧房子的墙塌了

以前，裂缝寄居在泥墙上

它们生儿育女，繁忙程度犹如我的先辈

子孙满堂时，阳光也满堂

现在看上去，是摇摇欲坠的房梁

住在巨缝组成的房子中

不认识的石头

小镇很年轻

有街灯、栏杆、公车

有海，有风在固定的月份摇它

飓风般的人流，仿佛要吃掉指路牌

当时，我只是青麦

爱顶触空气般的概念

而你是热烈的羊犄角

敢向不认识的石头突然冲去

当我们见到彼此

坐在烧烤摊，看啤酒的泡沫

等它们平静下来，一齐饮掉
再倒两杯新的，这就是我们懂的全部

现在也未必懂得更多，相比于海边闪过的
那些缓慢的乌龟、身子滑而长的鱼

仓促

想煮水，煮汤
得有个罐子

想钓鱼
得有窝料、蚯蚓

我坐在岸边
是仓促的事情

不远处，你的屋顶
风走上去，云的影子落下来

裙袜、帽子，被你飞快地捉住
挂上晾衣绳了，还叽喳不已

手机的告辞

我的手机，充不进电、开不了机
朋友说：“它变砖头啦。”

可惜了，里面那些照片，再也看不见
比如上个月远行时，拍的牛羊、花草
寺庙、风铃，和看到一半的网址

它像一口，结实的棺材。虽然说
被装的事物，大多还在世界上活着

广州四号线末班车几点

今晚没有月亮
只有啤酒

唱月亮之上的，叫玲花和曾毅
有了歌，就能装作热闹
有了酒，就能装醉

愈来愈冷时，我俩只能去酒店
像今天的我们，只能去明天

皮划艇与游客

我们握桨，像捉了几只船的脚步
蹒跚着，在溪流中

它熟悉这片水域
陌生者，是救生衣里的我们

作为船，漫不经心
抓住又放开波浪

作为游客，我们惊慌地
看着晃动的山

贪得无厌

夏天傍晚，很久没看蛇了
直觉说：屋子旁的沟渠里，此刻正有

径直走去，那蛇身真在扭动
我没有叫人，它慢慢爬走

说起它柔嫩的身体、火苗似的舌头、异域
的眼睛
堂哥唬我：它是你上辈子的女人，有心灵
感应

那之后，我又试了许多次：
乌龟、八八鸟、禾鸡，但都不成功

丢失的书

坐在屋子里

看日历、壁画、航天手册，掏耳朵

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拉基津说：“阿辽沙的父亲和兄弟仨都好色、贪财、疯癫”

从柜子底部开始，我激动地翻找

又搬来凳子，站上去

逐一拉开抽屉，它们参差不齐，像水泡

一本丢失的书，让柜子沸腾了

阳光的演奏

森林茂而不密
阳光垂下无数只手

枝上黑蝉
像活蹦乱跳的琴键

葬礼途中，裹白布的行人
跪倒又站起、跪倒又站起

臆歪

你有时抬头
我也抬头

鸟啾啾地叫
此刻多好

猎手

我们终生，不再狩猎
不再走进迷雾，蹲守、静待
长着伤疤与皱纹，擦拭枪口

但我们会突然，打碎一些东西
玻璃瓶、花盏、白碗、青碗
有时，是意外；有时，是争吵

一只接一只，果断地，在无休止的生活中
在我们手里碎掉

我们热爱和平、劳动，相信会这样幸福终
生
像谷子、也像麦子，像商场的扶梯不停上

升

透明的玻璃橱闪过，许多裙子也在说：
“遥远的猎手依旧在暗处，瞄准每一个人”

理发店的一次较量

让我做一个理发师吧

开一家狭窄的理发店

握着理发器，像一颗嗡嗡叫的心

在镜子前面，在你身上，披好围裙

在这狭窄之处，我们将自身的癖好示范给对方

我一次次将发丝恰到好处地切割、分离
说：“看到没，孤独是必然的。”

而你不停地，和镜中人四目相接
说：“看到没，团聚是美丽的。”

羞涩

火柴、烟花，在窗台上
今日下雨，不宜燃放
它们像我一样
渴望晴天吗？
只晓得，总是一根火柴燃
再是，一根烟花燃
你也可以用烟花引燃一根火柴
如果它是，特别羞涩的火柴

特产

你的爱，似乎是一种特产
烟熏、日晒、盐渍
分不清原来的样子
悬挂时，连影子也有味道
踩着，你的脚用力踩着，把我变成一张弓
所有疑惑都带有紧绷感
溪流，满山的琴弦
你的抚摸使我变成一只鸟
我听不见任何声音，当你带着巨大的沉默
靠近

临时的鸟

如果一只鸟，是一张废纸
我的窗台，是干净的簋子
当它落下，唱歌
多么皱巴巴的声音呀！
除了爪印，已没有可弃之物
幼小身躯是它唯一的事业
它觉得，自己被爱着
每次滑行，世界都为它倾斜

芭蕉园

你的白鞋依旧精巧
这座芭蕉园不胜粗糙
我们言及昨日，难复昨日
为何偏偏
看见昨日

捉烟

捉过很多鱼
尝过几种烟

人老了
水火渐渐变沉

手里的烟，居然像鱼一样
不停地挣扎

后记

如果以后有新的诗，会同步到：

bocaochong.xyz

